



譯 頤 登 陳 著 兒 拉 然 · 尔 米 聯 蘇

莎瑪達

行 發 店 分 總 東 華 屋 書 華 新

書 號 242

書本定價 (甲) 1.60

目 錄

還瑪莎·····	一
性急的基美·····	一六

達瑪莎

哈達叔叔站在門邊，目光卻眺望着下面——看着那耕過的田野，那葡萄園子和花園，那覆蓋山谷的花園，那秋陽暖照的山崗，和在它們之間曲曲折折的小徑。

哈達叔叔又向天棚下面看看，那裏放着一堆堆裝得滿滿的麻袋包，相互緊緊地堆放着。他沈思地走近了麻袋包，抓了一把小麥，久久地在檢視着黃得像琥珀樣的穀粒。

一

集體農場主席庫德拉脫知道，哈達叔叔沒事是不會來的。

——我想起了一件事，哈達叔叔爬上小梯子，輕輕地說。

庫德拉脫從房間裏拿來一張椅子，可是哈達叔叔並不坐下，卻斜靠在陽臺的欄杆上。

『你別不安，庫德拉脫，我只麻煩你一分鐘。就是這麼一回事：慶祝豐收的那天，真使我們快活，我們平分了農莊的收入，一切都足夠了。祖先不是教訓過我們的嗎？好兒子是應該感謝父親的。』

庫德拉脫弄得莫名其妙，不懂老頭兒在暗指些什麼，說道：

『當然囉，乘涼是應該記着栽樹人的好處的！』

『我們好像已忘記了……』

『我們？我們是指那一位呢？』

『第一個就是你自己，庫德拉脫，第二個是我哈達。你是集體農莊莊員，我也是集體農莊莊員！整個白涅天是集體農莊……』

庫德拉脫弄得莫名其妙。

『我們忘記誰的好處呢？』

『我們發給莊員多少穀子？』哈達叔叔問道：『而在倉庫裏，儲藏過冬用的葡萄、蘋果、椴椴還有那麼多……其次，還有我們的學校，俱樂部……』

『不錯！都對！』庫德拉脫不耐煩了，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去重複它有什麼意義』

呢，直截了當地說吧，不要轉彎抹角了。」

「可是以前我們爲什麼挨餓呢？」哈達叔叔沒有變換語調，繼續說道：

「爲什麼？那是顯而易見的！」庫德拉脫勃然發火了，「我又不要和你上政治

課——

「我不再麻煩你了！」哈達叔叔更換了口氣說：「你正說明了我話題的要點。這

不是有着創造我們幸福的人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！多謝我們的父親兼領袖……」

「他倒是應該出席我們的節日的。」哈達叔叔打斷了庫德拉脫的說話，用手指着

北方，揚起眉梢，提高了嗓子說道：「我們應該邀請他來，你對這個覺得怎麼樣

呢？」

哈達叔叔的話，庫德拉脫覺得很奇怪。噯，誰不想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到他家裏作

客呢？誰不想設宴款待人民的救星呢！在那一天，整個古老的高加索，將會張開擁

抱的臂，等待領袖的光臨。裏海將在自己許多微笑的嘴唇上發出滔滔不絕的歡迎辭。

扎伊朗——久蘇豐饒的平原將展開它五色繽紛的地氈。滿生果子的樹將彎下它們負擔



「他倒是應該出席我們的節日的。」哈達叔叔打斷了庫德拉脫的說話。

過重的枝條。花迎向領袖開着。泉水沸騰着。覺醒的人們歡迎着自己的領袖。

而偉大的領袖看到繁榮的亞塞爾拜然，它幸福的人民，它蓬勃的創造性的生活。於是他，正好像一個園藝家在嘗着自己勞動的果實一樣，將會微笑着說：

——奇妙，奇妙！——

可是，領袖那裏有時間來作客呢！他的一呼一吸都爲了千千萬萬人民的生活了。當我們在這兒唱歌舞

蹈，慶祝豐收的節日時，有誰能知道，他又在焦慮些什麼事呢？

庫德拉脫這樣想：

——我們當然囉，必須向他表示感謝，因他賜給我們幸福和快樂。——他說：『可是，這有什麼法子呢？哈達叔叔，假使你要知道實情的話，我告訴你，我現在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。我們必須再考慮考慮看，商量商量看。』

——

當別庫德拉脫回家時，哈達自己跟自己說：『你去想出法子吧，我管我去做。聰明人還在考慮的時候，愚蠢人卻在動手幹起來了。』

一大早，天色還沒有泛白，他就飛奔到木匠卡法爾那裏，向他定做做了一只盛一百尊檸檬的箱子。

在歸路上他碰到鄰居摩賓依巴的兒子，他是村中寫讀最好的人，就喊他同去，叫他寫一封信。

哈達的意見很合他老婆的意。他們決定送給斯大林一件小小的禮物——他們舊年

所種的果子。又因為禮物是預定送給最高貴的人的，所以哈達叔叔到園子裏去，親自採摘檸檬，在每一隻上留着小小的葉子。他還請了園丁阿拉哈爾來做包裝的工作。另外，必須找一張薄薄的脆紙，在箱子上要用兩國文字寫一個美麗的題辭。

所有這些事都落在全家最心愛的人兒十歲底達瑪莎眼裏了。

小姑娘聽到斯大林的名字，知道了父親要寫信給他，歡喜得把什麼都忘記了。

「父親，讓我來寫封信給領袖吧！」

「我的乖女兒，你連兩個字都聯不起來呢。」父親笑着說：「你能夠寫些什麼給領袖？你還是小孩子呢，坐在那兒安分些吧。」

達瑪莎沈默下來，走到旁邊去。

不管是什麼事情，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一口咬定：「你還是小孩子呢。」到底她究竟什麼時候才算長大成人呢？達瑪莎看來，她是可以寫信的：「我不是在學校裏讀書麼！我不是會寫麼？……」

這些念頭久久地磨折着達瑪莎，使她好久不能安睡。

預備送給斯大林同志的禮物，那一箱檸檬正放在窗檻上。它還沒有包裝好。一看



哈達叔叔到園子裏去，親自採摘。

見它，達瑪莎就想藏身到箱子的角落裏去，好到莫斯科去會斯大林公公。可是父親甚至於連信都不讓她寫，光是說：『小孩子，小孩子！』

晚上，哈達這老頭兒到了鄰居家裏去。

達瑪莎看見母親在忙着家務，就把書本和練習簿鋪在臺子上，裝出一副預備功課的樣子。實在呢，她卻在着手寫信了。她覺得坐下來好好地寫好這封信是應該的。

但是，寫信給斯大林公公，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。心裏雖然有很多話要說，可是把它們寫在紙上卻很難。

心跳得很厲害。單字吃力地由筆尖下慢慢爬出來。

她豈不是在做一件大事嗎？而任何同學知道了這事都會羨慕她的。在打開信紙的時候她擡起頭來，把她大而黑的眼睛注視着窗口。她想，假使同學們知道了，就留過來請求她：『把我的名字也寫上吧……把我的名字也寫上吧！……』

達瑪莎對於所寫的每一行都感到快樂，就一直往下寫着寫着：

『我們親愛的領袖斯大林！我向您致很多很多的敬禮。斯大林同志，您是我們的公公，我非常愛您，我一時一刻也忘不了您。我是在第二班，我是個好學生。我做了



達瑪莎對於所寫的每一行都感到快樂，就一直往下寫去。

個飛機的模型，把它送到展覽會。我希望，當我長大成人時，做一個女飛行員，我會飛到莫斯科。斯大林同志，那時我就會看見您了，親愛的斯大林公公，我的名字——達瑪莎。我的爸爸媽媽在集體農莊工作。——

當達瑪莎寫完了信，把它放到信

封裏去時，父親還沒有回來。達瑪莎把信殼封了口，就把信藏在懷裏。

『你怎麼還不去睡？』媽媽光火了，『要曉得明天還要上學！』

『我預備功課。』

達瑪莎走到窗前。謹慎地拿開放在上面的檸檬。放好了信，用張白紙頭把它掩蔽起來，上面再放好檸檬。她激動而快樂，悄悄地爬上了牀。但她睡不着。心裏一直不安得很。因為箱子還是仍舊開着放在窗檻上。她一直以爲，好像有什麼人在向箱子走去似的。

『啊呀！……現在母親注意到信了，把它拿出來了！』母親走近窗口時，達瑪莎心慌得忐忑地跳動着。

一直等到拖拉機站的汽車——就是哈達叔叔用來裝運箱子的那汽車，在路上被揚起的灰塵隱沒得看不見了，小姑娘才放下心來。

三

一天，郵差送到哈達家裏一隻大箱子，還附着一些封好的印刷品。哈達不在家。

他的妻子對箱子看看，但什麼也看不掉。

「這不就是我們這樣樣用的那隻箱子嗎？」她突然記起來了，沒精打采地張開兩隻手臂。

「喂，我的女兒，快快跑到父親那兒去。告訴他，檸檬被追回來了。」

達瑪莎也弄不懂了。她跑去找父親。

哈達老頭兒一聽到這消息，發時就鬆了勁。

「這怎麼會一退回來呢？誰同你說的，女兒？」

「媽媽！她說的，叫你快點回去！」

「不要扯謊了，孩子，你講真實話。母親要我做什麼事？」哈達很激動地說。

「真的，爸爸，真的，箱子放在露臺上呢。」達瑪莎肯定地說。

哈達安靜不下來。他激動得很。他將琴頭忽然插入口袋裏，差一點裂開條縫。

哈達悶悶不樂地走着，想着心事，路也認不出來了。假如達瑪莎知道這件信息對父親會起這樣的影響，那她決不會向他提到箱子的。達瑪莎看到父親，自己也沒精打采了。可是突然之間，她想到了自己的信，當父親開箱子的時候就會給他發現的！

「那時我將怎樣說呢？誰知道，也許他們看見了我的信說：小姑娘那兒弄來這些檸檬呢？……也許，是因為我沒有寫下地名吧？」

她自己設想，父親會怎樣走到她面前，手裏拿了信喊道：「你幹的什麼好事！」

哈達低垂了頭，走得更快了。

「快來，快來，來收下自己的檸檬吧！」老婆在露臺上喊他。

哈達一言不發。他踏着沈重的步子，爬上樓梯。

「這個，怎麼回事？」他看見箱子就問道。

「對，就是這個！」

哈達掏出一把小刀，預備弄開箱子，可是想了一想後，就停住了。

「聽我說，」他對妻子道：「如果打開後，突然發現這不是送給我們的呢？」

妻子好像記起什麼似的，就跑到隔壁房間裏去。她從架子上取下郵局通知，於是

把它拿來。

「是給我們的，我叫鄰居讀過了！喏，它在這兒！」

哈達找來了摩賽依巴的兒子，強迫他再讀一遍用俄文寫的題辭。

箱子被打開了，露在眼前的是一架留聲機，厚紙包的唱片，一盒子的練習簿，書本子和一封信。

哈達驚愕得呆若木雞了。

「誰把這些東西送來的呢？送給誰呢？」

但當他拆開信看的時候，他臉上就同雨過天晴似地明朗起來了，嘴唇上閃着一絲微笑，眉宇也舒平了。剛才的不安立刻消失了。

「聽我說，小夥子，你讀得很好。喏，你來讀吧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將信遞過去。

摩賽依巴的兒子，眼光掃過了第一行，就向達瑪莎喊道：

「到這兒來呀！達瑪莎，你瞧，寫信給你的是斯大林同志！」

達瑪莎又快樂又惶亂不安，站在那兒，臉上通紅，眼光老盯着留聲機和書籍。

「恭喜您，幸福的姑娘！從克里姆林宮送禮物給你了。」母親說。

哈達驚異得不由自主。

「聽我說，難道我們寫了小姑娘的什麼話嗎？」他轉向妻子說道。

妻子卻記不起來

了。

哈達還是止不住

驚訝：在莫斯科怎麼
會曉得達瑪莎的名字
呢？

『這封信不是你
寫的嗎？』他問慶賽
依巴的兒子道。

『我沒有說起達
瑪莎的名字。信上
一個字也沒有提到
她。』

『那麼克里姆林



「什麼？」他叫了出來：「你說什麼？」於是拉將女兒緊緊摟在胸前。